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杜騙新書 第七類 引賭騙

### 危言激人引再賭

張士升，莒溪人，膏梁子弟也。父致萬金，均分於士升兄弟，田園膏腴，坐享成業。一旦父卒，時初行萬曆錢，被棍徒引其賭博。彼富豪雛子，惟見場中飲酒豪放可輕狂快意，那知財帛當惜。不數月間，輸去銀數百兩，尚欣欣喜賭，未肯休也。

鄉有陳榮一者，乃士升父在日所用做中保供呼喚者。人雖微賤，卻有忠義之心，不忍士升之被棍誘引也，乃備一盛筵，單請士升一人。酒筵中慢慢緩談，將其父在日始終生財緣由，愛惜錢米實事，一一從頭細講，且贊羨其能，慨歎其苦。後又談及民情世故，及錢米難得之狀，窮民無錢之苦。因勸之曰：「令先尊發此巨富非易，你須念先人勤勞，保守基業，切不可去賭。前者雖賭去數百金，已往勿咎，但從今改過，依舊坐享福澤矣。」士升見榮一詞情懇切，一時良心發動，曰：「吾依你言，從今誓不賭矣。」

次日棍徒引之，果不去賭。眾方怪異，後知出於榮一所勸，無可奈何，商議曰：「誰能引其再賭者，眾斂十金與之。」有柴昆者曰：「我能引之。」眾將銀十兩封在。昆見士升在路亭閒坐，挨近其身，先閒談他事，後問曰：「聞汝今收手不賭乎？」士升曰：「然」。昆曰：「賭非好事，今能自知回頭，真是豪傑。盛族富豪子弟果有智識高人，我真羨服。只外人都傳是榮一老勸你而止，果是他勸否？」士升曰：「的是得他勸。」

柴昆嗟歎曰：「榮一小輩，奔走下賤之流，豈是你父兄，豈是你叔伯，何禁止得人。你名門子弟，聰明男子，何待賤人訓誨，使路人傳你聽下賤人主使，皆暗中非笑，謂你無能為。依我所見，還當暫出小賭，過了半月一月，自己收手，人便說你是自不愛賭，非關聽下輩命令也，如此方是大丈夫所為，不羞了故家門風。」士升是無識雛子，聞此佞言，心自猜曰：「果是我今若便止，人道是榮一之功，須再去賭一月，然後自止，豈不挺豪傑哉。」隨即入場復賭。柴昆暗領眾銀而去。士升賭了一月，野心復逞。後榮一雖言，亦不見納。終至於盡賭傾家，皆柴昆一激之也，其禍烈矣。

按：士升惑柴昆之誓說，拒榮一之忠言，徒以其人卑微，謂受其諫為恥。不知堯清問下民，舜下詢芻蕘，周公走迎乎下土，韓信乞策於左車，彼帝王將相，猶俯聽微言。若是豈以人之賤而可廢其言之善乎。惜士升黃口之子，目不知古今，故中讒言而不察也。噫！

### 裝公子套妓脫賭

王荻溪，萬金之子，好賭無厭，多被賭朋合謀。盡傾其家後，收拾餘資，止得三百兩。乃帶一僕，復往縣中賭。眾棍複合本迭來與賭。時荻溪家已盡破，而賭亦學得甚高，雖未能勝眾棍，亦不至為棍所勝。相持半月餘，無好子弟到，無雛家可網，乃投府去，更無大賭場可快意者，遂往嫖李細卿家。

有二三賭伙尋至府，聞荻溪已入妓家，眾即畫計曰：如此如此籠絡之，可盡奪其金矣。次日，候荻溪出外尋賭伙，即入對細卿曰：「荻溪只好賭，不好嫖，彼無厚物與你，今依我如此如此，行先送你二十兩人事，後賭得的，每一百兩復許加二抽。」細卿許諾。

午設盛饌，方與荻溪入席飲數杯，忽二家人來送禮物，輝煌爛爛，皆上好物件，約值二十餘金，曰：「公子命送此薄儀，少頃便到。」細卿逐一看過，盡數收起，以茶待二家人於外，復來席陪荻溪，且喜且作懊惱之意。荻溪曰：「是何人送你厚禮，你反似憂悶何故？」細卿曰：「不問正難開口，此是黃公子送的，舊年在此賭錢，輸去銀千餘兩，我亦得他厚惠。今日將到，望相公赦我，索須出去迎他，容後日多陪相公幾日以補罪。」荻溪曰：「即是公子，我便出外讓讓。」細卿喜曰：「相公如此寬容，是妾有二天也。」

荻溪將拂衣起，細卿挽住曰：「少坐不妨，更有一件，此人極活潑，無崖岸。少間乘機提起，若請機見，或在此同話為我陪客，得借重高賢，亦為我增聲價也。」荻溪本欲避席，只聞公子舊在此賭，心中早已喜十分，使一僕服侍，在內獨酌，叫細卿出外迎客。須與公子到，細卿從容奉茶，敘寒溫訖。公子逕起，欲入內遊玩，細卿慌忙請止曰：「適有一外親遠來，在內留一水飯，恐無處可避也。」公子笑曰：「孤老便是孤老，何須托外親也。既是你情人，我生平不吃醋，便請相見何妨。」

即遣二僕入請，尚未出，又促細卿曰：「汝去請之。」細卿入內邀出。公子張看荻溪，一表非俗，呵呵笑曰：「細卿妙人，果會擇好才子。」即降前敘禮。

院內備筵已到，公子坐上，荻溪前，細卿左陪。席間談笑，並不及賭中去。至晚，索骰仔行令，公子要曰：「只恐卑人未曉好色。」細卿曰：「公子有一擲百萬之豪，荻卿亦有呼盧賜緋之興，愧小婢未足當好色耳。」公子曰：「荻溪亦作家乎？略賭，明早一東道何如？」荻溪曰：「東道當小弟奉，何勞賭也。」公子曰：「空食未佳，須贏得為奇。」先取擲之，無色，荻溪一擲即勝。公子須再加一台戲，又輸，熱性一起，曰：「荻溪有此妙手乎？與汝再決輸贏。」荻溪曰：「不敢扳高耳，亦願陪兩下。」賭起互有勝負。至一更，公子輸上百金，細卿亦抽頭十餘兩矣，即將骰子收起，曰：「今日乘轎勞頓，夜已深矣，須去睡，明日看戲時，酒席中再翻，稍抬舉我抽頭。」

公子以輸多，發怒要賭。荻溪亦發大言曰：「若再來，須百金一堆，不然且罷。」公子先取定銀，在以一百為堆，細卿故執骰不與。公子大怒曰：「只憑一擲，隨有無便罷。」細卿付還骰，公子一擲即勝，得百金，曰：「更照前一堆。」又勝。

曰：「吾生平好大不好細，須二百為堆。」方發性間，門外火把轎來，慌入報曰：「老爺跟尋至急，可速回去。」公子曰：「我色方來，奈何阻我興。」其後一擲，又贏二百為堆。家人催如星火，公子曰：「我明日晝間不來，夜定來矣。」荻溪留之不能得。細卿亦驚作癡呆樣，慌忙送別。歸怨荻溪曰：「人無全勝，你先贏許多，須當知止，奈何公子欲翻，你更出大堆，是不曉避色也。空作慣家，不及我婦人見矣。」荻溪曰：「吾萬金賭盡，何數他三百兩，有甚大事，空怨恨為。」在細卿家留宿數日，再留之，堅辭而去。

按：公子是裝束的，先以厚禮送妓，令荻溪信為真公子，後來圈套，皆是裝成。其藥骰已先藏在細卿手，故令其搶起真骰，然後以藥骰付還之，使其不疑，三執皆勝，套定催歸，其誰防之。然荻溪雖作家，安能測其弊哉。吁！凡賭博者，弊處生弊，鑒此而知機，收手勿賭，真良策也，莫如彼之一旦盡囊而空矣。